

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

李劲

— 夜晚,闲听雨中落花。思绪万千。往事随风,我随往事漂泊。如今,我是一名省作协会员,又是市作协副主席。然而,回想自己写作成长的道路,必须要感谢《淮北日报》的记者和编辑们,是他们成就了我的辉煌。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。记得那是1986年,我刚参加工作一年多。当时,我是一名刑警,经常接触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。出于好奇,更多的是出于文学爱好,便把一些典型的案例,在不泄露侦查秘密的前提下,记录下来,同时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起初,我一次次把费力撰写的稿件寄给《淮北日报》,企盼能发表。但是,常常是泥牛入海,杳无音讯。我心不甘。一天,忐忑的我径直跑到报社送稿件,聆听编辑老师的指点。当时,记者兼编辑的傅康老师接待了我。他温文尔雅,笑眯眯的小眼睛,让我感到亲近而温暖。他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杯热茶,语重心长地说:“新闻稿件,一定要抓住时效性和政治敏感度,还有可读性,不需要太多的修辞守法,要多看多练就行了。”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,回来后,我反复揣摩和推敲傅康老师的话,坚信勤能补拙。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只顾风雨兼程。经过报社老师的指点和自己不懈的努力,我的新闻稿件和小品文陆续地变成了铅字,随之,豆腐块越来越多,成了警界一名优秀的通讯报道员。再后来,由于去报社的次数多了,又陆续结识了王健、王明东、丁治平、林敏等老



师。他们对我的稿件进行了修改和指正,使我受益匪浅。逐渐地,我掌握了撰写新闻稿件的技巧和方法,同时,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多次参加了报社的征文比赛,并分别荣获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等。二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《淮北日报》创刊周末版《北方周末》(习惯称“《北方周末》报”)。从此,我的写作之路,顺风顺水,更加宽广。当初,主编是老朋友王健,其他的编辑还有林敏、黄岑、杨立新,后来又陆续加入冯长福、傅康、周严谨等。我和《北方周末》编辑部的故事,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每一段故事,都珍藏在我内心深处,时时回味,甜蜜到醉。就先从参加连云港笔会开始说起吧。那年的秋天,是《北方周末》创刊不久,为了鼓励大家创作激情,联络和加深报社与优秀通讯员之间的感情,《北方周末》筹办了去连云港金秋笔会。我们一行十五人,王健带队,在匆匆三天时间里,先后观看了花果山、海上云台山顶峰、大海浴场、海洋馆等,召开交流座谈会两场。大家玩得欢畅,交流得愉快,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盛宴。曾记得,在花果山水帘洞旁,王健大哥双手合十,端坐在一块大岩石上,双目微闭,口内喃喃自语,我连忙躬身行礼,喊道:“师傅,受徒弟一拜!”他仍然闭目,微笑说道:“你们辛苦了,注意安全!”“谢大王!”我们的即兴表演,引起同伴的哄堂大笑,笑声回荡在山谷,传到海面上……一年后,《北方周末》报的老师们又特意组织一次“皇藏峪笔会”,让我又结识了汪晓佳、马晓林等许多文化名人,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知识和正能量。几十年弹指一挥间。怎能忘记,我和《淮北日报》的记者和编辑们在连云港海滩一起拉网扑鱼的镜头;永远定格我们在皇藏峪原始森林里即兴唱诗接龙的情景;耳畔时常响起他们爽朗的笑声和高亢的歌声……

三 难忘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橄榄绿—红草情》出版时的经历。20多年的警察日记和随笔,集腋成裘,我编辑成15万字的小册子。当我忐忑地将手稿递给《淮北日报》周末版《北方周末》编辑林敏老师时,她笑容可掬地对我说:“你是一名勤奋的通讯员,为你的成果而高兴。”我恳请她作序,她欣然答应。谢谢林老师对我的肯定和鼓励,这更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。在林敏老师和王健老师的关心下,此书很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,报社还组织二十多位文人,给我召开了发行座谈会,让我受宠若惊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常常忆起王健(平时我喊健哥)指导我出版随笔集《今夜无歌》的经年往事,历久弥新。那是2000年春天,我的第一本随笔集《今夜无歌》,即将付梓。是健哥为我策划、组稿,并替我找到淮师大的教授傅瑛老师作序。傅教授对朋友很认真,她仔细批阅了我的散文后,撰写一篇《读李劲散文》交给健哥,后来此文在《新安晚报》发表,并收录在我的书中,真乃锦上添花。在傅康老师的帮助下,《今夜无歌》很快完成了申请书号、编辑印刷等工作。某天一大早,我捧着刚刚出版的带着油墨香的新书,跑到健哥家,他也高兴得手舞足蹈,并连连说:“中午,我哥俩喝两杯庆祝一下!”那天,我俩都酩酊大醉,记不清我怎么回家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喝醉,飘飘欲仙,心里美滋滋的,真好!俗话说,好孩子是夸出来的。我的创作激情是报社的老师鼓励出来的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在报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,我笔耕不辍,日夜兼程,先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天街的梦》《李明扬将军传奇》,散文集《今夜无歌》《笔走黄里》等。再后来,有幸加入了市作协,并被推选为副主席至今。斗转星移。之后,《淮北日报》扩大了,增加了《淮北晨刊》。《北方周末》合并到《淮北晨刊》。周末报的编辑们也是陆续离开,

黄岑先到市电视台工作,后来下海去了;杨立新去了《人民日报》社……岁月更迭,世事无常。如今,我的良师益友傅康、王健都相继匆匆谢世,着实令人惋惜不已。此时,我想到黄庭坚的一首诗:“我居北海君南海,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诚然,“桃李春风”“江湖夜雨”,冥冥之中,我到哪里才能见到几位老师?忽然想起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经典语录:“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,路途上会有很多站,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。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,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,然后挥手道别。”四 落花无语,人淡如菊。我深深怀恋与《北方周末》报相处的那段岁月,更怀念报社已故的几位老师。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逝去的羞涩青春年华,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灵魂深处。落花流水春去也,天上人间。“吟怀不与春风隔,漫忆檐声五十载。”适逢《淮北日报》创刊五十华诞,唯今淮北,水美山荣。文化魅力,更显葱茏。当下,我的拙作仍常常被《淮北日报》副刊刊发,感谢编辑老师的垂睐。现在,我愈发痴爱《淮北日报》,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拜读她,无报不成宴,无报不成眠。基于我在宣传报道和文学创作上的佳绩,公安部文联吸收我为文联会员。蓦然回首,发觉我的创作成长之路,是淮北日报社扶我上马,又送我一程又一程,并一直走到人生的“世外桃源”。恕我直言,没有《淮北日报》的编辑和记者的帮助和保护,就没有我的创作和文学的春天。它就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,直到永远。最后,满怀激情的我,用歌手许巍的歌声,结束我的这次感激之旅。“从人间到天上,又从天上再到人间,这生生世世的变幻无常,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,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。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,九月的海风轻抚这秋天,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,我看到终点清静而光明……”



时光会远,人易老

范平荣

轻扬的红尘远去,研磨了时光的等待。梦,再也回不去了!所以,心静如水,心如止水。夜色旖旎。没了谁的影子,无了谁的牵挂。突然间的沉寂,好像心在桑田之中,只有淡然的寂寥,再没哪颗石子可以激起烟云中的沉醉。不在寻觅,不会无奈,不再心碎,不想渴望。那些虚华、宠辱,已埋在世俗的尘埃深处,踏过岁月的路程,随风荡漾,绝尘而逝。心境只和自己的灵魂相拥,不要风的参与,雨的陪伴。那些触不及防的伤害与伤痛,已不再能搅扰沉沉的海底——凌乱。雪,不再凝成寒风中凄凄冰柱——等你爱我!再温暖的拥抱,也不会不能心动潮涌宛若少女的心情。时光已在深秋的红叶中凝重老成,浮沉雪浪早已封存冰冻。谁能让铜墙铁壁如火山喷涌?那轮清月,无辉。她已在晚霞的绚丽中,苍老了前世今生。桥,连不起两岸的风景,架不起爱的距离,激不起水的涟漪,看不见你在哪里?你已走过记忆,即使梦里也牵不到你的行迹。想念只在心深处,今生来世我依然是你生命的延续。冬天的孤独不会在等春的无望中,期待静美的时光重来。望断秋水的容颜,早在低眉垂首处,冷若冰霜。阡陌红尘,微风轻抚,杨柳堆烟堤上浓,香杏桃红并未给我一丝温柔缠绵其中。花怎可与叶一世默默守护温情,春暖花开锦簇满园剔透玲珑?那些风花雪月的浪漫,都没在你相遇的邂逅里惊现。你的青春我未遇见,我的年华在流逝的时光里洗成梨花飘阶前。一切,化成云烟。梧桐细雨纷飞,得不到一汪清泉。雨在桥下看你,你在桥上看远山。昨日黄花西风扫。多

年,追寻青春里的小伙伴。所有的思念被风吹乱。半轮月,牵不到一点灯的温暖,只是寒夜冷风袭过眼帘。清霜,落叶,秋风萧,一春一冬夏难眠,无人相顾相笑谈。爱如雪,冷冷地洒在天地之间,敲在谁的窗前,有灯伴?模糊的记忆,岁月的遥远。青春的徘徊、爱恋,写满红叶一树,却只梅花枝头斗艳,无任何语言文字记载那匆匆归去的韶年。时光,走得好远。你好远。那歌,那诗,那眸,那笑脸,那长长的长廊映出冬日暖阳的画面,心狂颠,情波澜。倾城绝恋相视盛十年,轻轻一笑为红颜。相识相知青春足迹伴时光,留在梅花盛开的校园。不明你的语言,不知春的温暖,不解花的呢喃,不懂爱那么艰难,一晃岁月许多年。你,只住心头。遥远的地平线,久久不能相见。你在他乡还好吗?白发生出无数根,遮不住皱纹满脸。触不到手指半点,想牵手时空隔断,心思缓缓意难平。秋静处,更深露重。雨淋漓,花在何处避风雨,阳光灿烂你的天?青灯点黄卷,孤影单。夜半窗外蟋蟀弹琴弦,唤谁琴瑟和鸣共欢颜?今日,你我音讯又断,梦难圆。晴朗日,柔云翩翩,丝丝连连如绸舞穹天。白云香酥染鬓边,丹霞红了绿衫,嫦娥、玉兔、桂花,幽宫寒。谁知万事有因缘。千般无奈阴差阳错穿梭,月月年年。我人云端时你潜海底,总不是一样的人生一样的少年。天地和,穿越丛林之间……那片深蓝的洱海,是谁凝望的眼?千帆过尽,沧海桑田。那叶舟,飘过千疮百孔,望不尽碧海幽蓝,你是月儿哪一弯?我欲搭弓箭箭,乘坐香蕉船与星辰相伴,约会丘比特叙叙前缘。

村镇采风诗词

王德乾

七律·四铺镇颜道口瓜农 何事古来愁梦圆,农民脱困应当先。西瓜甜出营销路,道口喜迎丰稔年。乡曲惊弯枝上月,颂歌震鼓水中天。霜翁导客言难尽,口口争夸公仆贤。

七律·题张圩村集市 一村若镇信兴隆,且看农家志气雄。可把粮油销远近,能将瓜果运西东。门依街道开商铺,树掩楼房映彩虹。机遇寻来同致富,称心日子不言中。

七律·题张圩村南湖(通韵) 骋目平湖逸兴高,心情逐浪共滔滔。碧波荡漾烟波渺,云影升腾雁影遥。千亩清流藏玉壁,几家渔户趁秋潮。宏谋引领商机在,捷报声声震九霄。

七律·咏四铺镇张圩村干 风流人物竞风流,迁建新村壮志酬。昔日危房几代住,当今楼院画图收。湖塘总引瑶池梦,鱼米常赢南国秋。致力创新开胜景,初心不混立潮头。

七律·四铺镇张圩村南湖采风记 片片祥云映碧流,风吹芦荻半低头。骚人文胆迷光景,摄客航机喜渔舟。阡陌道边寻雅趣,农家垄上话乡愁。媪翁拉手言今昔,巨变之情说不休。

题烈山桃花源小区公园 一、五律 陶令诗中景,蓝城妙手皴。繁花开绿径,流水绕芳邻。园静莺歌远,廊迎书画陈。谁知高雅处?骚客与仁人。

二、五言排律 拙政来湖畔,榴园至烈山。蓝城挥巨手,濉水漾清泉。丹鹤飞琼树,白鹅戏绿湾。秋风凉竹影,碧月照亭轩。徽派门楼异,苏杭窗式全。曲廊檐角翥,步道草坪环。湖石堂中秀,华亭高处悬。黄莺啼绿柳,翠鸟隐红莲。霜重垂纶乐,儿童追蝶欢。邀朋尝古酒,揽客话今贤。佳境桃源里,奇花庭院间。陶令今如在,岂能去不还。

老街的模样

姚中华

道,甚至能闻到口口老酒坊飘出的甘醇酒香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老街上的商贩不见了踪影,老街的容颜也开始变得衰老,但几家国营商店依然支撑着老街的门面,老街依旧是小城最吸引人的地方。这里出售着最紧俏的商品,许多人至今还难以忘记第一次从这里购买到电视机、电风扇等时髦家电喜悦兴奋的情形。直到有了新城区,老街才逐渐变得冷清。但小城人并没有将老街遗忘,光滑的石板路、熟悉的杂货店,还有从老街狭窄巷弄里飘出的浓浓烟火气息,始终牵扯着人们的情感。闲暇之余,依然有人来到老街,不为购物,只为走一走,逛一逛,或是为了拍几张照片,或是吃一顿老街上特色煎包、撒汤。老街成了许多人精神驻足的地方。老街改造之前,我曾不止一次光顾这里。老街的名气显然超越了现实的观感。街面冷清,地面的青石板破损不堪,街道两旁的水泥电线杆上拉扯着如同蜘蛛网般的电线。几家老字号商铺虽然还挂着“银匠店”“张氏酱坊”“王家油坊”等招牌,但绝大多数店门紧闭,有的变成居家场所。面对来往的行人,老街像一个垂暮的老人,再也打不起精神,只能在百

无聊赖中打发着寂寞的时光。老街的“老”,难以承受人们的期望。像许多老街改造一样,小城人对老街的改造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,一方面盼着老街改造能改善环境,旧貌换新颜;另一方面又担忧改造后的老街失去原有的“老”味,表面光鲜却失去了老街的底蕴。在当下一哄而上的“造古”浪潮中,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,南方一个城市花了几亿元资金建造了一座古镇,没想到开业不久就变成一条“鬼街”,热闹一阵后,再也无人问津,让人大跌眼镜。一条老街凝聚着几代人的记忆,寄托着穿越风雨的情感。作为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遗产,老街的“老”味并不是几栋仿古式建筑,追赶时髦的装潢能够替代的,而是包含着多种潜在的文化元素。老街是否能够起死回生,也并非“仿”了之,只有挖掘老街传统文化内涵,加以传承、弘扬,乃至创新,才能让人找回情感的归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老街的改造,不只是一次改建的过程,而是传统商业文化的深耕、重置与再造。晚风习习,已经让人感到明显的秋凉。我再次打量着眼前老街的模样,不觉加快了脚步,朝着一片璀璨的灯火处走去。



今日老街 杜鹏 摄

善念

张钟方

傍晚,带女儿从超市出来,遇到两个外地口音的男人,应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。一开始他们向我走来的时候,我还以为是问路的,因为平时在路上执勤问路的都找警察,但是,当时就想奇怪了,我今天可是衣袂飘飘,长裾仙姿,还能暴露身份吗?片刻,其中一个开口说:“我们两个是来淮北打工的,刚刚到,还没有找到工作呢,小姐姐,你能不能给我们几个零钱买馍吃?”哦,原来如此!但是,我的第一反应还是: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?!正好,我刚刚把钱包和买的東西一起放进车后备箱里,我便拍拍身上,假装解释说:“我身上带的卡,没带钱,另一个男人有点泄气地想转身走,另一个向我求助的男人还是一脸无助的表情,站在原地无动于衷。我一边问他是哪里人,一边开后备箱拿钱包出来,也没听明白他们是哪里人,钱包里还有15元零钱,我就给他5元钱,让他赶快去买吃的。那个人好像没想到我给他那么多,很惊喜的样子,好像也没谢谢